

琅嬛琐屑

中国古代文房趣尚

侯荣荣 著



○ 草木供养

○ 文房长物

○ 燕寝凝香

○ 闲居拾零



琅嬛

琐屑

中国古代文房趣尚

侯荣荣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琅嬛琐屑:中国古代文房趣尚/侯荣荣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365-0

I. ①琅… II. ①侯…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6921号

责任编辑 胡文骏

装帧设计 崔欣晔

责任印制 任 玮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天津千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0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页1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9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365-0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过去的碎片

琅嬛，天帝藏书所也。

琅嬛在何处？

有一部署名元代伊世珍的文言小说集《琅嬛记》，里面零锦碎篇，写了不少神鬼怪异的故事。开篇的第一个故事，主人公是在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华：

张华先博学强记，尝为建安从事。游于洞宫，遇一人于途，问华曰：“君读书几何？”华曰：“华之未读者，则二十年内书盖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则华固已尽读之矣。”其人论议超然，华颇内服，相与欢甚。因共至一处，大石中忽然有门，引华入数步，则别是天地，宫室嵯峨。引入一室中，陈书满架，其人曰：“此历代史也。”又至一室，则曰：“万国志也。”每室各有奇书，惟一室屋宇颇高，封识甚严，有二犬守之。华问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书紫字诸秘籍。”指二犬曰：“此龙也。”华历观诸室书，皆汉以前事，多所未闻者，如《三坟》《九丘》《柅机》《春秋》亦皆在焉。华心乐之，欲赁住数十日，其人笑曰：“君痴矣。此岂可赁地耶？”即命小童送出，华问地名，对曰：“琅嬛福地也。”华甫出，门忽然自闭，华回视之，但见杂草藤萝绕石而生，石上苔藓亦合初无缝隙。抚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华后著《博物志》多琅嬛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

这是一个美丽而又带几分惆怅的故事：一个爱读书的人，一座收罗

无数奇书珍本的图书馆。像一切的此类故事一样，仙境一旦离开，便不可复归，永远消失在依依不舍的寻觅中。然而“华后著《博物志》多琅嬛中所得”，这座仙境的碎片，却借诸文字而得以残存于世间。

本书所收的这组文章，正是从前岁月的一些碎片。因大多与旧时文士生活有关，故而本书以“琅嬛琐屑”为名。

《琅嬛记》的故事，后来被明代的张岱略加修改，又写了一遍，名为《琅嬛福地记》。张岱《陶庵梦忆》的最后一篇，则又是一则《琅嬛福地》。在这则小品中，到了仙境，见到“积书满架，开卷视之，多蝌蚪、鸟迹、霹雳篆文”的，成了张岱自己。而他醒来之后，便欲寻地点，建园林，筑池馆，植果木，生生造一个“琅嬛福地”出来。甚至连自己的生圻和供奉遗像的佛庵都包揽在其内，可以说是生得其趣，终得所葬，悠游其间，以终天年。

然而我们若是回头想到《陶庵梦忆》乃作于明亡之后，作者此时已是“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赧赧为野人”，生活上更困顿到“瓶粟屡罄，不能举火”（《陶庵梦忆序》），则可知《琅嬛福地》中种种所想，种种美好，历历如在眼前，一切都只不过是纸上的风景而已。

这种“纸上的风景”之感正是我在写作本书时常有的感受，本书所写的题材，大部分属于书斋文房清玩，少部分旁及古代生活中其他的用品。文房用具本在有文字书写时即已诞生，但在宋之前，纵然文房用品中不乏工艺精美之作，却仍然以实用功能为主。两宋文风昌盛，士大夫对文房用具的关注渐渐超越了它们的实用功能，而更重视它们所构建出的高雅的文化氛围和其中流露出的审美趣味。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成为专章论文房用具的著作，而类似的著作在明清时期则如雨后天春笋般冒出头来。此类书籍不仅数量远胜前代，而且内容多有沿袭重复，使得对它们抄袭与真伪的考证成为一项有趣的工作。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些书的出现也说明了对文房清玩的玩赏，是那个时代的热门话题。

然而那样的时代早已远逝，如张岱的琅嬛福地一样仅仅生存在纸上的空间中，仅借助读者的想象而一时鲜活。本书所涉及的这些名物，除了一二植物今天依然常见之外，绝大多数都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我们只能在博物馆或拍卖会场上见到它们的身影。所以写作本书的过程，仿佛是在一条充满典籍资料的河流中乘槎而上，去追溯历史。本书无意去描绘历史长河滚滚洪涛的雄姿，却更有意勾勒浪花之微、支流之细，毕竟，我们今日的“现代”及现代中的我们，都来自那些往昔。

过去的碎片	001
-------	-----

第一章 草木供养

短短蒲耳——菖蒲	003
凌波照影——水仙	013
佛手与香櫟	022

第二章 文房长物

渐行渐远的墨盒	033
水足砚田	040
铜雀台的另一种生存	051
从米芾到曹寅——砚山琐谈	060
砚暖墨香	071
莫使浮埃度——砚屏	079
写了错字之后	088
甘苦满载——考篮	097

第三章 燕寝凝香

霜清纸帐	107
说迎手	114
菊枕留相思	121
枕上的门	130
纸衣与纸被	137
竹夫人的名字	147
超大白板记记记！	
——屏风的另一种用途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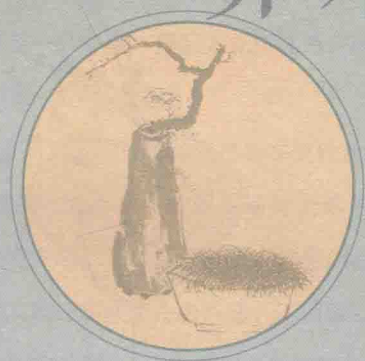
第四章 闲居拾零

柳枝佛影，酒魄花魂	
——从军持到玉壶春	165
拍浮酒船	174
乌龙赵飞燕	181
倭扇·川扇·苏扇	188
心字香	199
眼镜与眼镜诗	207
银蒜押帘	221

后 记	228
-----	-----

第一章

草木
供养





●短短蒲耳——菖蒲

在室内栽培植物的种类选择上，古人和现代人的喜好有着很大差异。古人喜欢的案头植物，多为可闻香赏色的花卉类植物。如春天的盆兰，秋天的盆菊，冬天的水仙、梅桩。就连花形较大，本应在荡漾碧波中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荷花，古代的爱莲者也凭一番痴心培育出袖珍版的碗莲，于是只需一口瓷缸，甚至一只海碗，再配上几尾红鱼，就能在室内的几上案头，欣赏到一爿缩微的江南。

而现代人的居室内，各种纯赏叶的绿色植物在室内栽培中大行其道。或许是我们这个充斥着灰白水泥玻璃金属幕墙的世界是如此的匮乏绿色，或许是来自植物的纯净绿色最能平静被都市疲惫的心灵。古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现代人偏好那些生命力旺盛、不用细心照拂的藤蔓类植物，为什么会有人在玻璃杯中种一点本应属于田野的豆苗和麦子……

不过，古人也有喜好的观绿植物，那就是菖蒲。

菖蒲原本是生于水边的植物，长叶青青，有些品种开大朵的花。花瓣薄而皱，形似鸢尾，有粉红、白或蓝紫诸色。这水际的美丽花朵，怒放而单薄，常让诗人联想起一生一世的爱情。所以席慕蓉说：

我曾经多么希望能够遇见你
但是不可以
在那样荒凉寂静的沙洲上
当天色转晴 风转冷 当我们
所有的思维与动作都逐渐迟钝

那将是怎样的一种黄昏
而此刻菖蒲花还正随意绽放
这里那里到处丛生不已
悍然向周遭的世界
展示她的激情 她那小小的心
从纯白到蓝紫
仿佛在说着我一生向往的故事
请让花的灵魂死在离枝之前
让我 暂时逗留在
时光从爱怜转换到暴虐之间
这样的转换差别极微极细
也因此而极其锋利
尤其是 我曾经

——《菖蒲花》

菖蒲花所象征的爱情，同样在古人的诗歌里反复回响，但往往表现得更为质朴：

共君结新婚，岁寒心未卜。相与游春园，各随情所逐。君念菖蒲花，
妾感苦寒竹。菖花多艳姿，寒竹有贞叶。此时妾比君，君心不如妾。

——唐·乔知之《杂曲歌辞·定情篇》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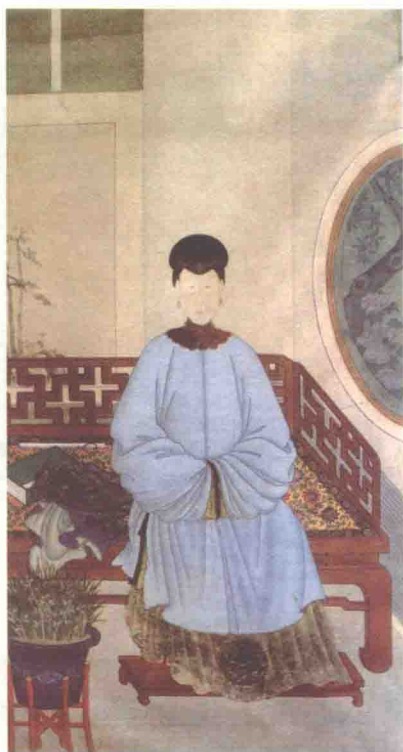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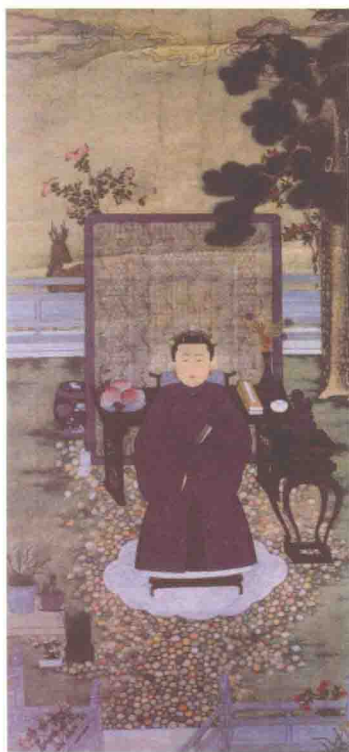
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青云教绾头上髻，明月与作耳边瑯。

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

——唐·李贺《大堤曲》

无论是乔知之代言体中新婚的女性那种不协调的深重危机感，还是李贺笔下趁得青春恣意欢的狂肆，诗中的菖蒲花，都象征着那些女子短暂然而怒放的美丽。

不过，菖蒲由野生植物而得到青睐，登堂入室成为人们室内案头的



《六十一代衍圣公武定侯夫人衣冠像》和《六十四代衍圣公元配严夫人像》（山东曲阜孔府旧藏），她们身边都放着大盆的菖蒲，菖蒲和兰草一样是室内陈设的重要成员。

栽培植物，却不是因为它有着美丽的花朵，而是因为它象征着人类最永恒的愿望——长生。

也许是因菖蒲充满生机的绿叶，引发了古人对生命永恒的联想，在许多道家的典籍里，都提到服食菖蒲的神异功效。如《抱朴子内篇·仙药》：“韩终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袒不寒。又菖蒲须生石上，一寸九节以上，紫花者尤善焉。”

于是，和茯苓、松脂一样，菖蒲成为求仙者服食的良药，而相比起后二者在高山深谷中的难寻，采掇菖蒲明显要容易许多。醉心求道的诗仙李白，笔端就一再提到在嵩山采撷菖蒲这项修仙活动：

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尔去掇仙草，
菖蒲花紫茸。岁晚或相访，青天骑白龙。

——《送杨山人归嵩山》

神仙多古貌，双耳下垂肩。嵩岳逢汉武，疑是九疑仙。我来采菖蒲，
服食可延年。言终忽不见，灭影入云烟。喻帝竟莫悟，终归茂陵田。

——《嵩山采菖蒲者》

在唐代，嵩山似乎是菖蒲的密集产地，因为同是盛唐诗人的王昌龄笔下也出现嵩山的采菖蒲者：

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时余采菖蒲，忽见嵩之阳。稽首求丹经，
乃出怀中方。披读了不悟，归来问嵇康。嗟余无道骨，发我入太行。

——《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

在这首诗歌中，现实中的访道求经被幻化成了一场神仙故事，而求道者与仙人的相逢，就被放置于采撷菖蒲的背景之中。

不仅可以自己服用，菖蒲还可作同道（求仙之道）中人的馈赠手信，比如中唐的张籍就给他的友人寄过：

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节。仙人劝我食，
令我头青面如雪。逢人寄君一绛囊，书中不
得传此方。君能来作
栖霞侣，与君同入丹
玄乡。

——《寄菖蒲》

绛囊中所盛的菖蒲，是召唤友人同来修道的一个符号。

直到清代，虽然菖蒲已不再是长生秘丹，但仍然被视为一味良药。在菖蒲的相关记载里，神仙的身影挥之不去，甚至连采摘的日期都有神秘的讲究。清代范端昂《粤中纪闻》云：“菖蒲多生石涧中，以小者为贵。有一寸十二节者，以甲子日采取阴干，至百日为末，每日服三四箸，益智、



明·丁云鹏《玩蒲图》（局部）